

保定府志

第三十一冊

卷七十六卷七十七

雜傳 藝術 戚畹 宦者 寺觀

保定府志卷七十

列傳三十

雜傳

威風

藝術

宦官

雜傳

蒯通范陽人也

今興

楚漢雜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

范陽令徐公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說武臣武臣迎徐公燕

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韓信定齊地蒯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信猶與不忍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

狂為巫後信以罪廢高帝召通欲亨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

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上廼赦

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賢下人請通為客通論戰國時

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漢書本傳

許宗之初入為中散領內祕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高祖踐

祚遷殿中尙書出爲鎮東將軍定州刺史潁川公受敕討丁零  
 丁零旣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  
 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高宗聞之曰此  
 必妄也朕爲天下主何惡於超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  
 超按驗果然事下有司司空伊穢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  
 伯不能宣揚本朝盡緩導而侵損齊民枉殺良善妄列無辜上  
 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魏書許  
 彥傳

按許彥傳彥新城人卽今安肅  
 宗之許彥之子彥傳見仕績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

今定興

父崇馮跋吏部尙書石

城太守後爲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母賤爲諸兄  
 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  
 爲中書學生世祖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

於朕之子孫矣因識聘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帝曰李訢後必宦達可以妻之遂勸成婚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此人必爲朕家幹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爲高宗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世祖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浩對曰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入授高宗經高宗卽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尙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爲容城君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旣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關焉豈惟子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謝出桐州刺史爲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

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胃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  
書奏顯宗從之以訢治爲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  
自得之意乃受納民財及商胡寶珍兵民告言尙書李敷與訢  
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檻  
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以中旨嫌敷兄  
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  
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旣  
有此勸昨來每欲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  
其事攸曰何爲爲他死也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  
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  
范櫛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應  
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免百鞭髡刑配爲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

張讜見訢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尙書攝南部事用范櫟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櫟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櫟訢旣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櫟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出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櫟知文明太后忿訢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櫟證訢訢言爾

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  
欒曰公德於欒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欒今敢不忍於公乎  
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  
遂見誅

魏書本傳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

今安肅

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

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嘗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以刀截之時人又號爲齊鬚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尚

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  
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以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子文紀  
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武平末殿中侍御史  
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

相州長史

本齊書  
本傳

常善高陽人也世爲豪族魏孝昌中從尒朱榮入洛授威烈將  
軍都督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直寢封房城縣男邑三百戶後  
從太祖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  
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戶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  
泰復宏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  
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屬  
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  
刺史頻蒞三蕃頗有政績魏恭帝二年追爵永陽郡公增邑二  
千戶孝閔帝踐祚拜大將軍甯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爲小司徒  
四年突厥出師與隋公楊忠東伐令善應接之五年夏卒時年  
六十四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延夏鹽恒燕五州諸軍  
事延州刺史子昇和嗣先以善勲拜儀同三司

周書本傳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

今祁州

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

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  
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尙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  
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  
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元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  
者若行成朕自舉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

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  
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  
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  
名行成退上疏以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  
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  
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耶令有司  
祠其先墓行成薦其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  
孝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  
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尙書  
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行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  
對百寮日決庶務旣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  
中兼刑部尙書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時晉州地震

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  
 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  
 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忠以杜未  
 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  
 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雨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  
 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行成固請帝涕留  
 之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  
 就第哭比歛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官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  
 三司并州都督諡曰定宏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新唐書子洙  
 客嗣官至雍州渭南令舊唐書  
 許敬宗字延族高陽北新城人綱目父善心傳見敬宗幼善屬  
 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俄值謁者臺奏通事舍人

事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哀請得不死去依李密爲記室  
武德初補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  
著作郎兼修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累  
轉給事中復修史以勞封高陽縣男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東  
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高士廉典  
機據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  
賊命草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初太子承乾廢官  
屬張元避諱改寫素令狐德棻趙宏避諱改寫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爲  
民不復用敬宗爲言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卽位遷禮部尙書敬  
宗饜沓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  
刺史俄復官爲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敬宗陰揣帝私勸  
更立后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

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闈頃拜  
侍中監修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裴回視古區處  
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  
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  
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爲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宏文館學  
士討古宮室具條以聞進中書令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  
力知后鉗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  
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改右相辭疾拜太  
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李勣朝朔  
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太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  
德元避諱改寫此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僂曰臣能知之昔帝  
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后夏后相因之爲寒泥所滅后緡

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旣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旣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享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曰帝邱臣聞有德者啟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於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對曰夏禹導沘水東流爲濟入於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泐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泐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泐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地有五岳流而爲四瀆人有

五事用而爲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  
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帝曰善敬宗退矜曰大臣不可無學向德元不能對吾恥之德  
元聞之不屑曰人各有能不强所不知吾所能也初高祖太宗  
實錄敬播所譏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己私  
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  
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  
彝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  
隴本高祖隸奴也爲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  
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龐孝泰率兵從討  
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  
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

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諸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子昂烝之敬宗怒黜虞奏斥昂嶺外久乃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續其俸祿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諡曰繆其孫彥伯訢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食日萬錢諡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尙書省雜議更諡曰恭彥伯昂子也敬宗晚年不復執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後又納婢譖奏流彥伯嶺表遇赦還累官太子舍人旣與思古有憾欲邀擊諸路思古曰吾爲先子報仇耳

彥伯慙而止垂拱中詔敬宗配饗高宗廟廷

新唐書  
姦臣傳

張易之行成族子幼以門蔭仕累遷尙乘奉御旣冠願暫美姿  
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大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  
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卽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  
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卽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  
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  
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  
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尙宮間省起  
居詔尙書李迺秀私侍臧昌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  
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視執轡筆號易之爲五郎昌宗  
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厯二年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  
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